

# 当代巴蜀诗人流沙河乡愁诗歌《就是那一只蟋蟀》的意象解读

周嘉远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四川成都 61000

**摘要:**《就是那一只蟋蟀》是在两岸特定的历史环境与共同的文化下,当代诗人流沙河于1982年发表的一篇诗歌作品。全诗以“蟋蟀”为主要意象,从两岸文化和历史的角度,寄情于草木虫鱼,将两岸人民血浓于水、深远悠长的思乡之情,融进不同的意境之中,表达了两岸渴望统一、向往团圆安定的愿望。本文从心理意象角度对该诗歌进行了深刻解读,进而对于弘扬巴蜀文化、促进两岸诗歌文化的交流以及祖国统一奉献一点力量。

**关键词:** 意象;蟋蟀;乡愁文化;祖国统一

## An imag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Bashu poet Liushahe's homesickness poem Just That Cricket

Jiayuan Zhou

Sichuan Southwest Aviation Vocational College, Chengdu, Sichuan, 61000

**Abstract:** The poem Just That Cricket is a work of contemporary poetry published by the poet Liushahe in 1982, set 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shared by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poem uses the “cricket” as its main image,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both sides, it expresses the deep-seated homesickness and yearning for reunific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integrating them into different artistic conception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ical imagery, and further contributes to the promotion of Ba-Shu culture, the exchange of poetry cultur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dedication to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Keywords:** image; cricket; homesickness culture; national reunification

### 一、诗歌中蟋蟀的意象特征

意象,是指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是在主观意识中被选择而有秩序的组织起来的客观现象。在中国的传统诗歌艺术里,意象是来表情达意的直观体现,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抒怀的凭借。古人云:“诗以言志,歌以咏情。”诗歌以精炼的语言,含蓄隽永的意象来表达作者的情感志向,作为情感载体,意象是解读诗歌的重要突破口。

蟋蟀是生活中常见的昆虫,从院落到野草无处不在,千百年来在中国人,尤其是羁旅行役的游子心中,是熟悉而又亲切的存在,它的鸣叫声悠长急促,总能勾起千里之外的游子们悠远的思乡之情。蟋蟀作为一种带有浓郁思情的文化符号,在文学作品中数见不鲜。

我国以蟋蟀入诗文的传统深远悠长,它是诗人用以抒情达意的常见意象。《诗经·邶风·七月》里“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用蟋蟀反映寒冬将至的季节变化;《诗经·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里用蟋蟀起兴,表现时光飞逝,营造萧瑟、悲凉、感伤的气氛。在《古诗十九首》中,蟋蟀的内涵愈加丰富,《明月皎夜光》中“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虚名复何益”,蟋蟀(促织)作为起兴,用于抒发不得志的忧伤,带有浓郁的“凄凉”意味;《东城高且长》

中的“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踟蹰。”蟋蟀代表苦闷和怅然失意,其叫声因寒秋而变得哀伤悲凉,体现了诗人的感伤抑郁。而此后诗歌中蟋蟀类似的意象特征反复出现,成为固定的意象和情感符号,深沉而又意味悠长。

蟋蟀的意象特征不断丰富,同时又趋于稳定,从最初的用于起兴,到悲秋伤怀,再到对生命短暂和世事无常的哀叹;从自然物象,到思乡、思国、思人,再到对国家民族时事的担忧,蟋蟀成为了悲伤、思愁、哀怨的代名词,带有诗人浓郁的主观情感和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如同同样是蟋蟀的鸣叫,有的清脆悦耳,嘹亮动听,而在晚秋时节则显得气若游丝、如泣如诉,让人伤怀,再把它和西风、落叶、残月、破晓、旅居、抱病等组合起来,便越发冷落凄清,让人悲从中来。

### 二、划破时空的鸣叫声

余光中的《蟋蟀吟》和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中进一步将蟋蟀化身为浓浓的乡愁,以蟋蟀的鸣叫声融入愁肠,把内心的愁绪通过蟋蟀的声声鸣叫融入两岸的千山万水,把对故土浓烈的思念和牵挂,带着两岸的文化认同和血脉情感融入诗歌,自然纯粹的借蟋蟀的“哀鸣”来感慨回归之愿、统一之梦,将个人情感与两岸人民渴望团圆的殷切期盼高度融合。

流沙河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便以蟋蟀为情感主体,

是最重要的意象和解读线索，由它而衍生出一系列意象群，从时空的纵深处表现诗歌的主题。作者在诗歌中没有一味站在家国民族的高度，喊着空洞的口号，诗中的每个场景，都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经历和记忆，是历史背景下无数因政治历史原因被迫骨肉分离的家庭和的大众。细读每个诗节，那些记忆深处和历史遗留的痕迹，就像发生在昨天，让人身临其境。尽管分隔两岸，但渴望统一团圆的愿望与决心，在共同的文化和民族背景下，如长江黄河汹涌的流水奔腾不息，如珍藏多年的美酒，随着时间的发酵愈加浓烈，就像诗里那只“落在你院子里，夜夜唱歌”的蟋蟀一样，每天重复单调的歌唱，声嘶力竭，九死而不悔。

诗歌的第二节里，从《诗经》到《古诗十九首》，从乐府《木兰诗》到宋代姜夔的词作，不论士大夫贵族文学还是通俗市民文学，不管是对象是劳动大众还是深闺思妇，蟋蟀及其歌唱的身影都时常出现，人们都听过它的叫声，蟋蟀在中国文学中频繁出现并被广泛接受，成为固定的文学意象。两岸文学同为华夏文明所孕育，这种同根同源的民族血脉和与生俱来的文化认知，是两岸统一的坚实基础。

### 三、同宗同源的文化认知与历史愿景

于是，诗歌的第三节一口气罗列了一系列的意象：深山的驿道、长城的烽火、旅馆的天井、战场的野草、孤客和伤兵。这类意象在诗歌艺术手法中多用来表现羁旅行役的主题，其主人公多为游子征夫，他们或离家远游，漂泊他乡，或征战在外，辗转流离，或背井离乡，无家可归，对于家乡和故国有着执著的情感和深沉的眷恋，正如两岸人民对于自己华夏民族和炎黄子孙的身份与生俱来的执著认同，不管岁月变迁世事变化，根在那儿，魂也就在那儿；不管经历多少分分合合，遭遇了多么深重的苦难艰险，在短暂的黯然神伤和失落彷徨后，总要追本溯源，落叶归根。

诗歌的第四节同样承接这种两岸“同宗同源”“同根同脉”的认知，通过罗列意象，描绘了一个个能引起人们情感共鸣的画面，对往昔岁月进行温情回忆的同时，又感慨现实的无奈于伤怀。那只蟋蟀继续在“你我”的记忆里唱歌，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回忆，共同的心态和情感——数十年的被迫分离，渴望团圆的夙愿；“童年的惊喜”“中年的寂寞”就如同人的喜怒哀乐，两岸虽有海峡的距离和政治差异，但并不影响共通的情感体验。童年（早年），因为可以伴随祖国母亲而惊喜；中年，因为政治因素背井离乡，尝尽了乡愁苦闷，这一切两岸人民感同身受。“雕竹做笊”、“呼灯篱落”也是两岸那一代儿女共同的经历，如同他们记忆中儿时的“月饼”、“桂花”、“石榴果”——这些中秋团圆的典型意象，如今人到中年，中秋如期而至，吃的还是月饼、石榴，桂花的乡味也依旧芬芳，只是处境和心境已截然不同。王维诗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面对天上皎洁的明月，想起分隔两岸的亲人和遥遥无期的团聚，倒也十分应景。遥想故乡的深秋，院里枯黄的树叶应该萧萧而下，池塘的莲花也早已凋谢，只留下数支枯荷，装点肃杀的秋景，李商隐诗云：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想来便是这般意境吧。还有那天上南飞的大雁，每年南北迁徙，尚可往返故地，可是两岸分离的人们何时才有归期？这里一连用了三个带有浓郁乡愁的意象：故园黄叶（落叶归根）、残荷（迟暮）、

雁南飞（思归），勾勒出一幅感伤、凄凉的景致，渲染出凄婉的意境，让人置身其中陷入孤寂的乡愁与无奈，如同人到中年却惨遭社会毒打却无能为力的苦闷、彷徨。接下来继续写道，蟋蟀的叫声让他想到了“田间的草垛”、“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偷偷流逝的许多岁月”，这些场景都是人们内心最深情柔软之处，是记忆里童年的温暖（无忧无虑的围绕在母亲身边的岁月）。只是如今已成为分割两岸的人们难以企及的奢望，尤其是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对立与分离后，这些记忆和逝去的日子愈发珍贵。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分离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也不知未来还有多少岁月禁得起等待，让人惋惜伤感。所以对于两岸而言，统一和团圆迫在眉睫，是彼此共同的夙愿和历史使命。

### 四、浓郁的乡愁与共同的愿景

诗歌的第五节，我们的思绪跟着诗人回到 80 年代，这只沉淀着两岸共同历史文化和人民心声与使命的蟋蟀，在“海峡这边歌唱”、“海峡那边歌唱”：“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歌唱”、“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歌唱”。80 年代两岸在文化交流方面开始进行艰难的探索，作为台湾当代诗人，余光中的许多作品饱含那一代人对故土的思念、对统一团圆的期盼，比如《乡愁》。流沙河也是中国大陆当代诗人，1931 年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城，两位诗人都是早期致力于两岸诗歌交流活动的先驱和推动者，对于两岸的统一有着共同的希冀。如果诗歌的前面四节里对于两岸文化和血脉的认同是以蟋蟀等意象含蓄的表现，那第五节便是直抒胸臆。那只蟋蟀依旧在唱歌，它从海峡这边到那边，从台北的巷子到四川的乡村，“在每个中国人足迹所到之处，处处歌唱”，这是两位诗人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相知相识和和结下深厚友谊的表现，也是两位迟暮的老人在经历了沧桑的历史变革与时代变迁后，在见证两岸人民骨肉分离的辛酸凄苦后，对于统一和团圆的热切期盼，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时代之音，更是海峡两岸共同的呼声，这种呼声“比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和谐的音响更和谐”，是两岸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愿望更纯粹，更美好。而就是这样的愿望，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却只能“凝成水，是露珠”，既冷落凄清又难以把握；那丝希望只能“燃成光”转瞬即逝，只能“是萤火”般忽明忽暗；却只能“变成鸟，是鹧鸪”注定无法振翅翱翔。前路怅然迷惘，希望若有似无，给乡愁者内心带来无尽的孤寂凄凉，也将读者置身于明明近在咫尺，又仿佛远在天涯的浓郁愁绪之中。

最后一节诗人更加直白的宣泄情感。那只蟋蟀在你我窗外唱歌，将你我的思绪连接；虽远隔两岸，却能息息相通，随着蟋蟀的声声鸣叫，息息相通，体会彼此的情感，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作为血脉相连的华夏儿女，我们能听懂两岸人民对统一与团圆的殷切渴望：我们一脉相承，同根而生，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诗歌以意味深长的两句结尾，是情感的直接抒发，蟋蟀也罢，其他意象也罢，其形象和内涵都在诗歌最后得到了升华，不再是大自然的虫鱼草木，也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感触，而是整个华夏民族、两岸人民的情感纽带，是个人的情绪、民族情感与国家统一的高度结合，使得诗歌的整体意境变得辽阔高远、浑厚雄壮。

## 五、结语

在《就是那一只蟋蟀》中，诗人以一只“跨越两岸”的蟋蟀及其鸣叫声为情感脉络，生动自然的融入了多个日常意象，给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虫一鱼赋予了丰富而又充沛的情感，使之成为一个个有思想、有内涵的生命，饱含作者的情感体验和思想活动，作者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民族未来的思索，完成了一次出色的创作，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对于两岸未来命运的思考发人深省，对两岸人民情感和文化认同的探索令人深思，不仅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影响，在当前两岸局势下依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条浅浅的海峡，无法隔断两岸人民的血脉深情与历史文化认同；一湾汹涌的海水，也无法阻碍两岸人民对团圆的渴望，更无法阻碍祖国和民族统一复兴的进程与步伐。

### 参考文献：

[1] 张轶匙,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蟋蟀意象解读 [M] 辽宁,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0.3969/j.issn.1008-3898.2009.01.010

[2] 陶德宗,陶兰;巴蜀诗坛三老与海峡两岸诗歌交流

[M] 重庆: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5):1009-8135(2015)05-0051-04

[3] 黄树红,一个特特殊的文学典型——流沙河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M] 四川:四川作家研究, DOI:10.19290/j.cnki.51-1076/i.2000.03.013

[4] 姜金元,夜音谛听——新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蟋蟀意象 [M] 理论月刊,10.3969/j.issn.1004-0544.2007.05.035

[5] 何大革,李晶波,悠远的意境,凝重的情感——《就是那一只蟋蟀》析读 [M] 吉林,中学语文 CNKI:SUN:ZXYW.0.1998-05-020

[6] 卓彩,中国古诗词中的蟋蟀意象 [M] 《课程教育研究(新教师教学)期刊》2016.11.10

[7] 杨丽,论中师古典诗歌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M] 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11.30

本文系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022 年立项项目“巴蜀诗人流沙河经典乡愁诗歌德文化内涵解读与翻译研究”课题(课题编号:BSWH2022YB06)阶段性研究成果